

鲁迅先生曾说:“写什么”是一个问题,“怎么写”又是一个问题。《妹方》这部长篇小说也涉及到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的问题。“写什么”是题材(内容),“怎么写”是手法。《妹方》在内容和手法上都让人耳目一新。作家韩少功说:《妹方》这部“天马行空的奇书,是生动的人生传奇,又是重建世界观的思想风暴”。由此可知,作者张广天在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上是独具匠心的,或者说是一次先锋之旅。

小说故事发生地在浙江金华,妹方不是人名,而是古老的地名,专指现在金华市汤溪一带。此地为古越国西境山地,商汤后裔避战乱迁徙至此。他们千年以来保持着初时的口音和生活方式。史书上称这些人 为姑蔑人,亦称姑妹人。姑妹人在万万方邦时代,拥有自己领地,叫“妹方”。妹方是神秘的,与商汤有历史渊源,这让人浮想联翩,很自然地联想到王安忆《匿名》中所述的“林窟”。妹方与林窟都是现实世界的“桃花源”,林窟与世隔绝、生态原始,与现时睽隔太久;妹方,在作者笔下是一块净土,一直保持初始的语言和风俗。张广天以妹方这个地方为导入点,寻找人的族群最早伫立的精神原点,揭 巢了蜗居在钢筋水泥森林中人的焦虑与惶惑。他又进一步地深掘妹方深层次的人文意义:人从何处来,又向何处去。这古老的命题,在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去叩问、去思考。

众所周知,人物和情节是

都市人的乡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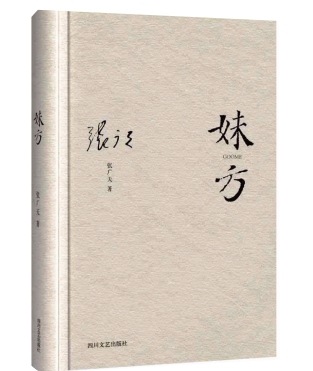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评长篇小说《妹方》

■丁 纯

小说的魂魄,《妹方》也概莫能外。这本书写一群平凡的人,这群人都出自妹方或者与妹方有血缘关系。张广天写这些人的生离死别、喜怒哀乐,可谓是“一鞭一条痕,一捆一掌血”,一点一滴皆是泪,一字一句不寻常。

小说以“我”听朋友沈昭平讲述的方式进入,昭平“要带着看客们跋山涉水,深入到门户,进抵至内心”。在故事的各个转折点上,作者嵌入了自己所思,或赞同、或批评;或生发、或引申。整本小说像一条万里滔滔的大河,时而奔腾、时而蜿蜒;时而汹涌、时而沉静……既有文化情思,也有庸俗日常。他以当代人的目光打量过去一百年国人的境遇。上世纪是革命的世纪,作者借夏玉书之口提出“革命就是回归天道”。而进入建设时期,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到来,作者对当下资本主义、消费主义、拜金主义大力鞭挞。社会日益喧嚣,人心日趋浮躁,人的内心如何安放?人如何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?这是一个永恒的命题,作者对此充满忧思和不安。

作者笔下的女主人公夏光妹,正是他的冀望。作者欣赏夏光妹的生活方式和态度。光妹者,光耀姑妹也。夏光妹活了一



《妹方》
张广天著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

百零一岁,一辈子嫁过四个男人,丈夫从公子哥儿到佃户长工,又从国民党兵到老工人。在世俗的眼中,光妹一生命运多舛,吃尽了苦头,实乃不易,但这不是夏光妹的感受。夏光妹是自我意识很强的人,在她看来,“这个世界好像与她无关。她总是生活在自己的意愿中,那么原初,又那么久远”。作者借夏光妹这个角色抒发自己胸臆:“一性用一方法。诸性诸法。万性归一,不归一法归一心。”夏光妹尊重自己内心真实的感受,不会轻易随环境的改变而改变。

小说采用的是电影视角,

这或许与张广天的导演身份相关。电影语言和电影技法贯穿始终,“蒙太奇”的切换让人目不暇接,打破了人们通常的阅读习惯。你想顺藤摸瓜把故事情节弄个一清二白,没门儿,因为当你投入情境时作者却迅速地切换了镜头。《妹方》是杂糅的、斑驳的,像一锅熬了良久的老火靓汤。作者的心思不是去讲一个完整的、跌宕起伏的故事,而是去“播撒”他的理念。他的思想核心即心学为体,诸学为用。整本小说并不是写几代人的悲欢离合,也不仅仅是写儿女情长。作者的“野心”是通过写“妹方”人的命运,覃思中国文化的魅力,反思外来文化的侵染和影响。他在叙述之余不厌其烦地说理(说教),甚至到了苦口婆心的地步。钱穆在《中国史纲》中有言:“对本国历史抱持温情与敬意。”我看用温情来形容张广天是不够的,那是点燃的热情。

冯友兰认为:“一个人有物质上的联续,亦有精神上的联续。一个民族亦是如此。”我们可以把妹方看作一个缩影,这里既有物质的赓延,也有文化的传承,妹方人对文化的执守,其实也是对 人精神故乡的坚守,故乡是“茫茫大海中的立锥之地”。张广天在《妹方》“末尾的话”中写道:“人以他的故乡为舟,驶抵心的归宿。”与其说这是本小说,毋宁说这是一本哲学笔记。我们在现实中常常迷失,找不到“回家”的路。我们读《妹方》,就是在精神上返乡,以缓释都市人的乡愁。

小巷深处的仁爱之心

■陈 潇



《小巷总理》
夏真 王毅著
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

在如今活跃于文坛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中,夏真、王毅的创作地域性特征非常明显。无论是赞颂宁波消防战士黄东华的《红门》、讴歌丽水金融卫士刘玲英的《生命之歌》,还是反映浙东山区扶贫工作的《父老兄弟》、关注杭州湾跨海大桥修建工程的《跨越》等作品,无不立足于浙江这块他们生长于斯的土地。他们的目光始终热切地关注着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动人事迹,这次的新作《小巷总理》也概莫能外。

俞复玲,宁波市江东区百丈街道划船社区的党委书记,被誉为“社区工作的领头雁”。她是当下备受关注的典型模范,她的名字几乎成为一个散发着耀眼光芒的符号。而如何文学、有序地传递和表达这样的精神旋律,就需要作家的智慧来把握了。

在《小巷总理》中,剥去层层光环,作者将俞复玲还原到一个最平凡普通的生命体。作品的开篇从俞复玲还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下岗女工说起。一切缘起于她的大姐递给她的一则居委会招聘广告,而“多点时间照顾女儿”是让她唯一动心的理由。于是,俞复玲的人生从此翻开了新的篇章。

一切从头开始,这对于四十多岁、在学历和资历上没有任何优势的俞复玲来说,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质疑,支撑着她坚持下去的并不是什么深刻的大道理,而是童年时母亲的一句话——“你会做的事要做好,不会做的事也要学着做好。”

学习普通话、学习写材料、学习管理社区,在俞复玲努力掌握一项项新技能的过程中,故事逐渐展开。作品将时间线和空间线交织在一起,从潜龙社区、朱雀社区到划船社区乃至北京人民大会堂,从一个遭受质疑的底层社工到群众爱戴的社区党委书记,再到备受关注的全国道德模范,俞复玲的成长历程清晰可见。作家在叙述过程中,没有激情空泛地宣泄情绪,而是紧紧地围绕着很多感人的真实故事表达出精神情感的内容。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事例以及富有感染力的对话和情景描写,生动地讲述了俞复玲如何用她的“真诚心、婆婆嘴、毛驴脚、橡皮肚”为群众排忧解难的事迹。

她凡事亲力亲为,事无巨细地帮困助人,自己却付出了艰辛的代价。最令人心酸的一点是,她应聘社区工作的初衷——“多点时间陪女儿”,却成为她最奢望的事。孔子曰:“古之为政,爱人为大。”俞复玲只有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,却将“仁者爱人”这一儒家的核心思想身体力行。她的成功并没有什么捷径,她靠的是人与人之间最简单朴素的将心比心、以心换心,而这种简单到极致的质朴,恰恰是如今最难能可贵的品质。

荒诞得一如平常

——读安建达中短篇小说集《37 传》

■简 平

读安建达的中短篇小说集《37 传》,我感觉自己一直摇摇晃晃的,我想,这或许就是作者希望达到的效果吧。安建达的小说走的是荒诞这一路,但我觉得他的笔触犹如放大镜一般将那些荒诞放得更大了。这是需要自信和底气的,还要靠作者非凡的表达能力和技巧。

安建达的小说无一例外地充满荒诞、讽刺、辛辣和幽默,读起来酣畅淋漓,很容易让人身陷其中,因而也就摇晃起来,一时间虚实莫辨。《怪异的脸蛋》说了这么一个故事:“我”在木工厂做小学徒时,老板娘动辄因为不满而拧“我”的脸蛋,于是,“我”便实施报复,在给老板家刚出生的男婴换尿布时,每每拧那孩子的脸,拧得左右红扑扑的。老板娘不知所以然,还以为可爱,逢人便说俺家小子的脸蛋儿像苹果。许多年过后的一天,“我”忽然脸蛋肿胀起来,非但像张大烙饼,而且还梦见了从前的那个男孩,就此不得将息。“我”上医院去找熟悉的医生看病,医生检查后发现“我”的脸上有拧过的手印,



《37 传》
安建达著
海豚出版社出版

并怀疑是“我”自己拧的,“我”不承认,倒是说出梦里那男孩曾拧过其脸。医生追问下,方知他也认识那孩子,不过,医生说,就在前阵子,这个长大了的孩子得了抑郁症,跳楼死了,脸摔成了一张大烙饼。读这样的故事较易引发一种“代入感”,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自己生活里的种种“因果报应”。

《37 传》说的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,数学很差的“碎”回忆说“我”在班上只跟一个叫谭艳的女生说话,其他的都置之不理。还说有一回他发表关于男女出轨问题的高见,“我”和谭艳联合起来批驳他。“我”听后一头雾水,说绝对没有这回事。“碎”却斩钉截铁地说就是你们俩,还说你跟谭艳没有联系了吧,他倒是有她的电话,并马上告知了“我”,同时说道:“我判断,你会忍不住联系谭艳的,要我说,还是不要去见她为好,你心里会失落的。”原本“我”没有兴趣联系谁,可“碎”的话却叫“我”的手指头不听使唤,按下了谭艳的号码。“我”和谭艳不仅通了电

话,而且很快就约了见面。结果,在咖啡馆里,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,很是无趣。“我”告诉了“碎”,“碎”爆笑起来,说你们还真的见面了,速度之快超出了他的预计,还承认自己只是想就外遇出轨这事儿拿他俩试一试。“我”说,可惜你没有试验成功。“碎”却说你们俩见面就算成功,虽然你还蒙着,但那个谭艳可是明白着哪,不然她完全可以一笑了之的。她去见你,说明她充满好奇心,而好奇心经常是出轨的导火索……“一般说,女人三十七岁容易出事儿,男人是四十岁,谭艳今年正好三十七岁,要不你再试试,没准她今天就是跟你装样子的,回家后辗转反侧的呢。”“我”听后没好气地说“碎”天生数学不好,因为他跟谭艳都是三十七岁,他还差三年才四十岁,所以他们俩永远不能一起出轨的,凑不到一块儿。这样的故事,要说荒诞当然荒诞,但其实也有些惊心动魄的,因为读到后来我真的摇摇晃晃,稀里糊涂,不知究竟该信任谁才对。

想来,这便是安建达的本事了,写的小说能够让人读到这种份上,说明他已经将荒诞拾掇得精准而到位,并以其出乎意料的强悍张力将荒诞加倍地放大,让人看得更加清晰,从而得到更加真切印象,更加深刻的认识。说到底,荒诞的不是安建达的文字,而是现实生活本身。安建达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,很早就开始文学创作,但后来却以雕塑艺术家名享业界。我想,或许正由于他在雕塑创作中的拿捏得当,使得他现在“不忘初心”,再返文坛时,对世道人心有了更细致入微的洞察,因而可以举轻若重,夸张得不动声色,荒诞得一如平常。